

德華乍克 稽譚

他在音樂史程上起步較晚，三十歲還默默無聞，未曾脫離貧困；但後半生脫穎而出，各類音樂創作達一百餘首之多，可謂大器完成；並且他所獲榮譽之多，為音樂家所少有，更在十九世紀末，開美國音樂教育先河，是第一位國際有名的音樂家。

德華札克(Antonin Dvorak,1841-1904)生在布拉格以北十二哩的一個村鎮內拉豪滋阜(Nelahozeves)，弗塔華(Vltava)河上。祖傳經營小旅館為業；因為他是長子，父母期望他能繼承父業，從未想到他們的孩子該在音樂上有所成就。不過，有時讓他在旅館裡，演奏小提琴，以娛顧客。

他學校的德文教員，教德華札克基本的樂理和風琴技巧，也讓他指揮教堂詩班。十六歲的時候，他想入布拉格的風琴學校；但父親的旅館生意不佳，是舅父樂意供給他求學的費用。後來舅父也經濟困難，他只得在課外收學生維持。有個好心的同學本德勒(Karel Bendl)，借給他幾本樂譜，並讓他使用自己的鋼琴。在學期間，去聽李斯特，及克萊拉·舒曼的演奏會，激發他對音樂的興趣。

1859年，德華札克畢業了，參加本地樂隊拉中音提琴，薪資很低，生活艱苦。二十歲時，他開始作絃樂五重奏和四重奏曲。

1863年，華格納(Wilhelm Richard Wagner)的作品在布拉格演出，那偉大的音樂家親臨指揮演奏，德華札克有機會參與，使他對音樂經驗更加開廣。他開始作交響曲，室內樂曲，並歌曲，也繼續在歌劇上嘗試。1872年四月，捷克音樂家司邁坦納(Bedrich Smetana)指揮演奏他的序奏曲；次年三月，雪山繼承者(*The Heirs of the White Mountain*)德華札克鄉土情調的清唱劇，也在布拉格演出，由司邁坦納指揮。雖然劇院和作品都不算傑出，但聽到自己作品，已經夠給他鼓勵。同年十一月，他與安娜(Anna Cermakova)結婚。

1874年，德華札克漸有成熟的作品問世，包括降E調交響曲。二月裡，他獲得聖亞伯特教堂(St Adalbert Church)聘任為風琴手兼詩班長，年薪只區區126鎊。

那時，奧地利教育部懸獎發掘清貧的青年天才音樂家，獎金400鎊。他聞知自然極為興奮。經取得市政府書記的貧困證明，以三首作品參賽。1875年二月，通知德華札克獲得獎金。這不僅抒解他經濟困難，也是對他成就的認知。

三十四歲的德華札克，經過艱辛，終於邁向成功。

德華札克的信心增加，精神振奮，佳作陸續從他筆下流出。他連續三年參加奧地利政府的獎金競賽，裁判翰斯萊克(Eduard Hanslick)和勃蘭斯(Johannes Brahms)賞識他的作品，三年都認可德華札克獲獎。勃蘭斯更建議把作品發表，介紹柏林出版家辛羅克(Fritz Simrock)為他出版“摩拉維二重奏”(Moravian Duets)，以及“斯拉夫舞曲”(Slavonic Dances)；柏林音樂評論家，慷慨撰文在德國報刊極力讚揚。從此德華札克平步青雲，成為享譽國際的音樂家，也開始了他持續二十年的旅行生涯，足跡踏遍了歐洲大陸，英國，並橫越大西洋到新大陸。

三個月後，各國邀請紛至沓來。1879年二月，德華札克在柏林，維也納，布達佩斯，德萊斯頓演奏。更多的音樂界人士，忽然憬覺，一顆樂壇明星的出現，認為他是傑出的天才；各音樂中心的劇院和音樂廳的門，紛紛向他敞開。德華札克的六重奏，絃樂四重奏，斯拉夫狂想曲，到處可以聽到，著名的音樂家，競以指揮德華札克作品為樂為榮。

1882年四月，他在倫敦水晶宮音樂廳及聖雅各音樂廳先後演奏；吉卜賽旋律(*Gipsy Melodies*)，狡滑的農夫(*The Cunning Peasant*)，十傳奇(*Legends*)，成為家喻戶曉；維也納皇家歌劇院，英國交響樂團分別專邀懇請為他們的特別慶典作曲。他唯一的顧慮是，遷就國外聽眾太多，可能引人誤會，以為他背棄民族音樂原則，得罪本土派愛護他的人。他的“胡司派信徒序曲”(Hussite Overture)，及“你們屬神的戰士”(Ye who are God's Warriors)，是捷克背景的作品。連辛羅克為他出版樂曲把他的名字Antonin，一律印成德文形式的Anton，他也得負咎。

十九世紀是國家主義興起的時代，也是國家音樂的時代，思想和藝術都流行“愛國”情操。

也許是由於應付不暇，或其他原因，在1887年，德華札克翻出九年前的舊作交響曲變奏集(*Symphonic Variations*)，交給德國名音樂指揮芮其特(Hans Richter)，在倫敦交響樂節演奏。芮其特如獲奇珍，宣告說：“我平生指揮過幾百次演奏，從沒見任何新作品，如此成功。”

德華札克三年中五訪英國。1889年六月，獲奧國頒授鐵皇冠爵士榮銜；同年稍後，布拉格查理大學授予他音樂博士。在福蘭克府的演奏會，也甚為成功。次年，應柴可夫斯基邀約，訪問俄國莫斯科和聖彼得堡，全部演奏他自己的作曲。俄國的聽眾欣賞興趣不十分高，但那裡的德國和捷克聽眾，反應極為熱烈，盡力支持他們所愛的作曲家。

1891年一月，德華札克膺任布拉格音樂學院作曲學教授。三月，劍橋大學頒贈德華札克榮譽音樂博士。

在那年，他獲得絜爾波夫人(Mrs. Jeannette Thurber)來信，她是新成立的美國音樂學院院長，邀請德華札克去紐約任主持教授，授課每年八個月，年薪15,000美元。待遇算是非常優厚；不過，現在他已非昔日吳下阿蒙，去一趟英國收益2,000英鎊，薪俸不是最動心的條件。但那機構規模偉大，取法巴黎音樂學院，前景美好；對於貧寒的天才學生，則

免收學費。更吸引人的是，他以為新興的美國，是實現民族音樂的理想地方。

1892年，德華札克在捷克和摩拉維亞旅行演奏之後，告別了祖國。九月，他夫婦和兩個大的孩子，已經在美國，正值哥倫布航行美洲四百週年的時候。其餘的孩子們，隨後也到了。

有人告訴他，在愛阿華州東北，有個司匹勒邑(Spillville)，許多捷克人聚居在那裡。等新大陸交響樂(*New World Symphony*)完成，他立即帶著四個年幼的孩子，啟程前去。到了那裡，次日凌晨七時，到教堂守彌撒彈奏風琴。他的出現使會眾驚喜；他自己也感到如魚得水，所到之處，都特設盛筵，備受熱烈歡迎。他才知道自己是多麼的思鄉！

兩天後，他開始作絃樂四重奏F小調，只二星期完成。

在美國期間，新大陸交響樂之外，他也作了美國國旗(*The American Flag*)等歌曲。

三年約滿之後，因為學院經費拮据，他也難耐思鄉之苦，只再持續了不到一年，返回捷克就未再回來。他論美國音樂前途說：

“我深信美國音樂的前途，在於黑人韻律，可以作為發展正規特色音樂的基礎，可以成為美國音樂流派。那些美好的不同主題，是本土的產品。那是美國的。... 你們的作曲家，必須使用這些民歌，以表達人民的真正情感。... 我發現美國黑人韻律所需要的，只是一個偉大的音樂學校。其民歌中有哀怨，柔和，熱情，憂鬱，嚴肅，虔誠，勇敢，快樂，歡欣，優美，隨你所願... 所需要的創作主題，無不可在這裡找到。”

那時，雖然打了一次殘酷的內戰，美國白人對黑人的歧視，仍然繼續存在；在北方，情形自然好得多，至少不公開表露；至於對失去了土地的印地安人，也好不到那裡去。德華札克的意見，並不能期望得到多數人的同情。這些他既然無以為力，寧可撇在背後。

回國不久，得知對他影響最大的勃蘭斯，患癌症臥病在維也納。德華札克想起所受知遇並提掖培植，於1896年末，最後一次去探望。次年，四月六日，再去參加勃蘭斯的葬禮。悲哀之餘，有一件事使德華札克非常歡欣，是受任為奧地利國家音樂獎的裁判之一；在二十二年前，獲得此項獎金，是決定他平生最重要的事蹟之一。

從1898年之後，他致力向歌劇發展。所作交換新娘(*The Bartered Bride*)，根據於捷克神話的凱蒂與魔鬼(*Kate and the Devil*)，及露素嘉(*Rusalka*)的成功演出，使他國際聲譽更隆。

奧匈帝國皇帝約瑟一世，錦上添花，頒授他藝術科學榮譽勳章，並選為奧地利元老院議員；因他對捷克音樂的貢獻，獲任為布拉格音樂學院院長。不過，由於他有名的不愛理行政，只是居名而已，一切由教授負責。

他最後的作品是意大利傳統的歌劇亞彌達(*Armida*)，三月未演出，並不成功。

1904年五月一日，德華札克病逝。在國葬禮中，歌唱他所作的安魂曲，許多聞人扶柩，送他的遺體安息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